

# 《嘉禾望岗》词曲作者、广州本土音乐人“不也乐队”谈创作： 作品爆火会感到“痛苦” 不变的是音乐初心

一首《嘉禾望岗》唱出各奔东西的别离；一首《我们在广州》将广州火车站这一广州城的超级枢纽具象化在眼前；一首《此城正是少年舟》撑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（粤BA）——这些，都是广州本土原创音乐人“不也乐队”的作品。不断在发新歌的他们，每一次都将人与城的情感纠葛，揉搓进旋律，字里行间是大气、平实、包容的广州气质，亦有无悔的青春与乡愁。

■ 采访:新快报记者 陈斌  
■ 摄影:新快报记者 郭思杰 观显锋



## 广州：

### 一座来了就可以停留的城

“想用三言两语把广州介绍清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”坐在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389号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青云书院里，广州本土原创音乐人、不也乐队的两位主创人员这样对新快报记者说。

上一次不也乐队刷屏式进入大众视野是几个月前，2026年初突然爆红的一曲《嘉禾望岗》，它的词曲作者正是不也乐队的编曲及主唱吴欢，“嘉禾望岗的地名就自带流量属性，是广州城市的中转站之一，年关当口，作品触发人们对城市、对生活、对个人未来等的重新思考及热烈渴望，切中了特殊时间节点的情感密码。”吴欢说。

不也乐队的另一位主创是词作者及主唱田延友，这两人都把跨界音乐人的身份玩得溜溜转。

来自山东的田延友专精市场策划，而安徽人吴欢的专业是地理科学，因为广州，两人留在了这里。对他们而言，广州是一座让人来了之后就可以停留下来的城市，而不是单纯的一处旅游目的地。这里既有欣欣向荣的高大上时代感，又有几块钱一碗牛杂的街巷市井，可以让不同的人都能找到合适的落脚点。

在广州生活超过二十年，两个人有一种共识，一方面个人伴随这座城市成长；另一方面城市也托举、滋养着人，让他们逐渐变得愈发全面，也更温柔、更懂事，无论到哪里或见到什么样的人都能保持好奇心和尊重。“广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，不是让人一见钟情，它平实，朴实无华，不会让人有陌生感，天然具备一种亲近感，允许任何一个人平视，但又三言两语说不清道不明。”他们说。

提到年初的爆火，田延友觉得《嘉禾望岗》还不够火，还可以更火，广州也可以更自信，因为嘉禾望岗只代表广州的某一站，而在广州，每一站都有故事可以深挖，可以更深入地沿着它们的象征意义思考每个人的情感流向、归宿，包括在社交生态、生存状态中找到“让自己能安定下来，无论走多远都能回到起点”的安心之所。

## 跨界：

### 我们在广州 音乐不设限

不也乐队成立于2020年，田延友作词，吴欢作曲兼编曲制作。“不也”两个字取自国学经典，是一个既有个性但又没那么具象，既有留白又保有想象空间、既有基本认同又有独特想法或独立主张，既尊重每一个存在又相信任何一种样态



田延友

美好的另一种解读、另一种思考路径及表达方式，他们创立“不也”的初衷是想要做一个有情怀、能代表广州气质、状态、节奏与质感的乐队，用音乐作品表达日常、描绘梦想，“有了‘不也’这两个字，后缀可以无限扩张与延展外延”。

《嘉禾望岗》的小样创作于5年前，吴欢说：“非常开心我们的原创音乐作品能融入广州时代生活的关键点与节点，记录并表达我们作为新广州人的理解，以及广州对所有人的接纳融合。”

他们的音乐作品及创作主题并不局限于地理坐标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“已经不知不觉成了半个岭南人”，这块土地给予了他们很多创作的可能性，不同领域的文化底蕴都是他们创作的主题或探



吴欢

索。

恰如为岭南龙舟文化创作的主题曲《啸龙吟》歌词所写：“刚柔相生搏一生，难易相成终有成；古今相形顺天意，音声相和乘龙腾。”词作者田延友说：“什么能代表岭南地区的龙舟精神？龙对每一个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？它是图腾般的存在，延伸到每一个到广东打拼的人，每一个向往美好生活的人，在拼搏的路上都是难易相成、刚柔并济，总想进化成完整的自我，这是歌词表达的更深层内核。”

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推广曲《全运来四方》、2026年粤BA主题曲《此城正是少年舟》等，都是他们基于岭南本土文化的土壤滋养下的原创作品，《我们在广州》更是写出了“那年初秋，广

州站的出站口”带着“故乡的离愁”踏上一场全新的人生旅程……

“不也还有很多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，有对广州这座城市的热爱，有不同的切入点、视角及表达方式，我们思考的是远离一些过热的东西，音乐作品要有烟花绽放的炽热，也要有慢镜头回落时定格在余温绕梁的状态，温暖每一位热爱生活的朋友，给他们一些提示与支持。”他们说，在大时代与小日子之间娓娓道来的“碎碎念”，是不也乐队想要的不露痕迹、不动声色的情感表达，“专业或职业这个定语，某种意义上是过度垂直后的急功近利，也有可能是一种束缚或制约。”

## 理性：

### 保持初心 安静做自己

某一首作品的爆红，对音乐人吴欢而言早已非孤例，从彩铃时代起他的作品就不断被流量击中，这也让他比一般人更明白“花无百日红”的道理。

“当时有朋友问我不也是不是解散了？”谈起年初时《嘉禾望岗》的爆火，田延友接口道，别看他喜欢吃热气腾腾的砂锅粥，但对吃以外的“过热”的东西却有本能的“屏蔽力”。《嘉禾望岗》爆火的那段时间他甚至有“痛苦”的感觉，担心吴欢会陷入“别人的节奏”，“如果只是一首歌、只是火了一下，没能继续输出更好的作品，反而按着别人的节奏走，最后一定是冷下来的结果。”

而当大家都忙着扑向一个过热的东西去抓热点的时候，他们感觉到的是“危险”，更多不是考量这个“热”能否带来更多利益，而是考量这个“热”能否给音乐作品、给不也乐队带来什么本质性的改变。“我们的音乐，不会烫伤你，也不会冷冰冰，缘分到了，听一下，温暖一下，是最好的状态。”

“总是会有起伏。”作为创作者，理性看待所谓流量的蜂拥而至，是吴欢最单纯的初心，“我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，唯一对音乐执着，哪怕现在AI创作5分钟就能完成一个作品，但我的这种执着从来没变过，每一次创作我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新鲜感和冲动，保持着人的本性部分，保持那种兴奋感。”每当完成一次编曲工作，吴欢会到河北他常去的一间小酒吧坐一下，点一杯长岛冰茶或度数相对高一点的鸡尾酒，“就很放松”。

作为广州本土的原创音乐人，他们始终认为，时代再怎么变，人与人之间那种真实的“人味”与真挚的情感是不会变的。“人性是不会进化的。”他们说，“最打动人的永远是真情。”